

娘千岁爹万岁

孙再平 桂林/著



念乡亲民生 罔顾官场沉浮
春去春来龙翔地
同情感心路 孰料爱河潮起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娘千岁爹万岁

孙再平 糖林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娘千岁爹万岁 / 孙再平, 桂林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7. 1
(2017. 6 重印)

ISBN 978 - 7 - 5454 - 5085 - 9

I. ①娘… II. ①孙… ②桂…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0244 号

出版人: 姚丹林
责任编辑: 张晶晶
责任技编: 谢莹
封面设计: 何汝清

特别鸣谢: 封面图片摄影师 张存发

《娘千岁爹万岁》

NIANGQIANSUI DIEWANSUI

孙再平 桂林 著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 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市翔盈印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柏洲边路段)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25 2 插页
字数	260 000 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2 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454 - 5085 - 9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摘要

这是一部描写江南农村基层干部的长篇小说。

万丰古镇党委书记凤秋生经常是大家视野里的焦点。有人说，老凤是个新闻人物，隔三岔五总会弄出点动静；也有人说，老凤是一个优点缺点都非常鲜明的性情中人，不像有些人，表面上圣人似的，其实就是参不透。

来自黄土高坡的凤秋生，精明，也不乏狡黠；直率，偶尔也做点鸡鸣狗盗之事。“娘千岁爹万岁”是他坚守的天条，推崇百姓的利益大于天。他不图虚名，为了万丰本土农民，毅然放弃遇险的圩口，甘愿领受穷乡的名声，反对事事争先进位，蜗居在夫子庙里办公，却建起了全省最大的农村小学，并使万丰镇的养殖业、旅游业、茶产业有了突破。他原本是炙手可热的副县长候选人，在历经破圩、矿难以及违规建办公楼被举报后受处分，却依然以其人格魅力获代表十人联名推荐，高票当选为副县长。后因感情纠葛引发婚变，凤秋生自感愧对百姓而引咎辞职。在他周围，有率性粗俗的镇长马守垚，耿直顶真最终却落入陷阱的审计室主任王根宝，若即若离的“红颜知己”——组织部长殷法慧，美丽孤傲但貌合神离的妻子刘懿，一往情深善良执着的“茶博士”银凤……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有的为之叫好，有的为之叫屈，有的为之不遗余力……

序 “别样”的官场叙事

方维保

孙再平和桂林合作的长篇小说《娘千岁爹万岁》虽然也可以归类为官场小说，但是与清末的官场小说和当今风行的官场小说都有诸多的不同，显得很“别样”和“另类”。

其实，从清末开始，官场小说已经形成了叙述恶浊的惯性。当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都给中国官场小说定位为“怪现状”的“现形记”。奇怪的是现代，却没有多少官场小说。到了当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日趋繁荣，尤其以王跃文的《国画》为标志，其后一直洋洋洒洒到于今天。这些官场小说，大多继承了晚清的“现形记”传统，大书特书官场的钱权色交易，当代官员形象一塌糊涂，其上品者，文辞优美，揭示官场腐败的同时也不忘挖掘人性；而其下品者，既文辞粗糙，又则借助官场这张皮，包藏诲淫诲盗的私货以招徕读者获得利益。而与这些负面官场小说同时期的，也有另外一支官场小说，他们大多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叙述官场丑陋的同时，主要还在于弘扬主流价值，塑造主流的官员形象。这些官场小说与新时期之初改革小说中的改革家形象有着血脉联系。以上两种官场叙事，前者是烂污的堆积地，后者则是宣传的英雄谱。从文学的想象来说，两者皆是叙述的恶俗。

001

而孙再平和桂林的《娘千岁爹万岁》则与上述二者都不一样。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基层乡镇的党委书记，小说也主要叙述他在乡镇中的工作。乡镇中党政人员的工作处所，当然就是官场了；而且小说也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主人公凤秋生的官场沉浮，官场中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官场中常见的算计和倾轧等。因此，这部小说也可算是标准的官场叙事了。但与当代官场小说的“官场艺术展览”不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凤秋生的主要的智慧和狡黠用在了“民生”方面。他与他的同事们，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大多保持了一种友好的，甚至爱情般的关系，他对于自己的官途似乎并不上心，也不会特意地去巴结上级，或有意地去算计和陷害别人以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他的主要经历都放在了自己所在乡镇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提升上。为此，他经常会耍一些小聪明，诸如助力发掘文物，“诓”文物部门征地、发补助，留下地皮修路、建学校、盖办公楼等。虽然他后来也因为破圩而受到了处分，并被排斥于副县长的提名之外，但是他对这一切都似乎无所谓。这是一个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很轻、很淡的官员。当然，凤秋生这个人物并不概念化，虽然有时候太神了，和诸葛亮一样神，把前后左右都不动声色地想到了，安排好，而且似乎每次都有好运气在等着他，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没有多少人情味的“高大全式”的官员以及道德模范不一样。他狡黠，但无私；他智慧，但都将其用在了民生上；他有官威，但又非常可爱，且让同事和百姓都觉得亲近。显然，这个人物是道德理想主义化的，但是，他的存在不是抽象的。

这个形象倾注了作者与当代主流价值观一致的情感理想，当然也与作者对于乡镇官员生活和生命状态的熟悉有关。这个形象的塑造，使得这部小说脱离了自晚清以来官场小说的叙述惯性，而重构了一种基于生命意义的道德形象。当然，其中的凤秋生形象，并不是完全没

有道德修饰味道的。作者太爱这个人物，因而将他与污浊隔离了开来，使得他面对金钱的诱惑、官位的诱惑、女性的诱惑等，都具有了超强的免疫力。由于他的抵抗力太强，也使得他的意志力和道德力多少脱离了现实的一般逻辑。

再者，凤秋生这个人物，就他在乡镇中的角色——镇党委书记，他的行事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儿诡秘的，有的事情他在办理的时候目的是保护同事，或者对付上级是为乡民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些行为做派假如放在现代政治学的视野中来考查，也是可以找出他的政治文化缺憾的。一个建构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政治人物，其行为是感人的，但也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存在着鸦片一样的让人上瘾的毒性。

同时，这部小说为了衬托主人公凤秋生的形象，给他安排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妻子刘懿，一个是情人银凤。刘懿的形象多少有点儿概念化，原因当然不在于她作为凤秋生的妻子，也不在于她对官位的过度迷恋，而在于这个形象就是为了反衬凤秋生的超然人格而存在的。她尽管有着很多高干子女的恶习，诸如不孝敬父母、不喜生育等丁克族的习性，但是，作品最后设计让她写密信告发自己的丈夫，还是不合情理的，这是与她的一心想让丈夫升官的夙愿相违背的。而情人银凤，作为带有知识分子心愿特色的女人，她对于爱的痴情，对于凤秋生母亲的孝敬，正好是刘懿的反面。从小说的叙述来看，这个人物不但是凤秋生这个孝子所喜欢的，也是作者所欣赏的。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这部小说道德倾向的传统性。这多少还是回应了当今官场小说的叙述惯性和阅读癖好。但是，小说却并没有将她们与凤秋生的关系滥情化，作者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节制的叙述，有的时候甚至让人觉得过于节制而不近人情。不过正是由于这种节制，才使得这部小说脱离了当今一般官场小说渲染色情、渲染权色交易的叙述窠臼，并在总体的成色上远离了狎邪的官场叙事恶习，有着一股

方正之气。

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人物小说。作品围绕着凤秋生的乡镇生活行为，偶然述及他的同事、情人，总体上脉络比较清晰，偶有分叉，但不算枝蔓横生。小说对于凤秋生的生活状态，叙述得绵密、腴厚、诚实。这部小说完全没有一般网络叙述的恶习，作者不懂得场面性的、情节性的、对话性的兑水，不刻意在情节上尤其是在情爱情节上吊读者的口味，也不刻意去赚取点击率。这部小说笔调幽默而又带着一自嘲，行文描写和叙述都极为顺畅，有着极好的文字把握能力，对于单篇叙述节奏有着很好的掌控能力。尤其是涉及乡村自然风貌描写、文物知识等方面内容，由于作者的知识分子气质，有的时候真让人担心作者会同《废都》一样陷入腐儒般的自恋卖弄中，但是，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处理得恰到好处，让读者一方面感觉到了他对于这些知识的入行入里，另一方面又不会被这些知识牵累太多，不会为这些知识所缠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塑造主人公凤秋生的性格，驻足就有足够的流连，舍弃又干脆利落绝不留恋。

这部小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总体构成是完整的。故事的起步到故事的结尾，其安排合理，给人以完整的外观感受。同时，这部小说也具有单节的完整性，如“挂职”“破圩”等等，可以看作一个个独立的故事；而且，作者在叙述的时候，总是会安排缘起、发展、高潮和结局，尤其到最后，一定会安排一个人物，县长、书记或乡长，用某种语言做一个总结。但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我们还需要考查它内部的逻辑联系和整体结构——情节走势的安排，线索的预设，叙述中的推动，等等。对于这部小说，我要说的是，单节独立性太强，从而损害了整部小说的整体性；而且，情节发展常有的起点、发展、高潮，没有把握好。小说的前几章基本没有情节意识，等到后几章才有了隐隐的察觉。从小说本身来说，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应该在主人

公凤秋生与副县长候选人王诏“斗法”意外获胜，而后看穿一切辞职远走他乡。这样既是凤秋生对竞争对手王诏的回应，也是他对官迷心窍的妻子刘懿的回应，更是对她无故举报的回应，但这部小说最后以凤秋生母亲去世收尾，这就使得主人公凤秋生出走显得突兀，没有缘由。不过，母亲去世这一节非常感人。尽管，故事显然还有许多该展开的地方未展开，如妻子刘懿的对峙，情节最后的结局也游离了设定的路线；但由于最后母亲去世这一节太过感人，在某种程度上遮掩了情节的缺陷。

别林斯基说，真诚是文学的本质要素。小说《娘千岁爹万岁》虽然在人物塑造及性格内涵、情节结构的安排上有着很多的缺憾，但是，其叙述的真诚之心，读者是能够感受到的。也因此，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会很自然地将其跳过去，而被作者的真诚所感动、所包裹。真诚地面对生活，真诚地面对写作，读者感受到了，信服了，感动了，故事的情节性和逻辑性也就不重要了。这就如同当年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虽然其中的故事散漫，但还是受到无数读者的追捧，原因就在于她真诚的叙述。而只有专业的评论者，才会在感动之外，去理性地分析其不足。

（方维保：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安徽文学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江南西北汉	001
第二章	他乡遇故知	019
第三章	水起风亦生	079
第四章	九死还魂草	113
第五章	烟雨楼外楼	167
第六章	道是朱颜改	206
第七章	情动凤上坡	252
第八章	福兮祸所伏	282
第九章	月是故乡明	309
尾声		315
后记		317

第一章 江南西北汉

(一)

江南一带的农村早晨起雾的日子比较多，好像一年四季随时都有，并没什么节气的规律，这可能和到处弥漫的水汽有关。受能见度影响，原本清晰的山峦不见了，近处也有些模糊。很多人原先无法直观感受到，对植物来说滋润是一种什么状态，只有身处这样的小气候里，看见农作物的每一片叶子都是绿油油、水灵灵的，心里才有了切实的体会。

有人趴在离池塘不远的土坡上，端着一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土枪，正费力地对着水面上若隐若现的一群野鸭瞄准着。蓦地，从枪口前的油菜地里站起来一个妇女，将那群野鸭惊扰得扑腾着翅膀飞走了，吓得拿枪的男人赶紧把枪放了下来。那女人刚解完手，一边拎着裤子，一边朝田埂边的枪口方向后退，白花花的大屁股正对着他晃动，怕是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排泄物。打野鸭的人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对着那女人破口大骂：“呸！打翻了老子一碗菜不算，还差一点就把你那肥鸭屁股打成一个麻子脸！哎，别慌着穿裤子，转过来让老子再看一眼。”那女人见是熟悉的村民，便不慌不忙地系着裤子，回了一句：“老娘的屁股金贵，要看回家看你娘撅着屁股屙屎去！”说完，用锹将脚底下的土翻盖上，鞋底在草地上使劲来回蹭着，然后拖

001

着铁锹回家烧早饭去了。那男的对着背影叹了一口气，自说自话：“老子还不如不作声，悄悄上去摸一把多带劲。”那女人不再搭理他，自顾自走了。

周边每家每户的烟囱都冒出烟来，和着蒸腾的晨雾，让整个乡村都沉浸在扑朔迷离的梦幻之中。

万丰是一个典型的水乡，方圆四周到处可见沟塘河汉，加上这些年挖塘养鱼、养蟹、养虾、养鳖的人多起来，还有干脆往田里放水做稻田养鱼的，或者搞一个垂钓农家乐，一眼望过去，到处是规则或不规则的水面。走在逼仄的田埂上，脚下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落到水里。雾气缠绕在水面和地表上，有时候还会随风翻滚，颇具舞台特技效果，一直要到太阳出来或九点钟之后，浓雾才会慢慢散去。春天里，那一片片油菜地里开了花，在晨雾里透出一抹淡淡的鹅黄，被水系切分成网格，鹅黄夹杂其间，从高处望过去，极像是一块块黄手帕。小路边经常会有一些美术专业的学生专心致志地坐在那里写生，有时候还会冷不丁从河沟下面钻出一个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采风的摄影师在拍片子。不远处放蜂人半倚在树上，看着忙碌的蜂子，悠然自得地盘算着一季的收成，那情形甚是爽气，风情万种。

万丰最早叫凤上坡，也算是一个古镇，因为没有谁制定过什么标准，一个地方需要有多少年历史才可以算作“古”。原先传说乾隆下江南时曾到过万丰，后来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块下马石，背面刻有明朝年号，故而又将历史往前追溯了上百年，但和不远处邻省那几个著名的古镇相比，辈分还是小了很多，怎么算离一千年都差一大截子，所以知名度一直不甚高。不过万丰有一座夫子庙，据说曾是江南几省最大的一座夫子庙，倒是有些名气。其他地方的夫子庙一般占地不过十来亩到几十亩，可万丰的夫子庙面积竟然有一百多亩，怕是和曲阜的孔庙也有得一比，只是里面的古建筑少了很多罢了。至于当初为什么

要在荒郊野外建造一座这么大的夫子庙，究竟是曾有人高中皇榜还愿所建，还是尊师重教民风使然，包括建造的准确年代，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说法，因此大家对这个颇具规模却说不清来头的遗址渐渐冷落下来，显得有些不够尊崇。这里先是做过学宫，接着又做了很多年的区公所，后来改成菜市场。大概是因为成天鸡飞狗跳人声嘈杂，觉得有辱圣人斯文，太拿先贤“不吃劲”，有政协委员上书，便又改回来继续做中心小学。前些年，东厢房屋顶坍塌下来一块，找人鉴定确认为危房，便将学生撤了出来，一部分转移到镇初中，合并为九年制学校，然后简单修缮了一下，余下的一部分班级又搬回了夫子庙。

虽然局部成了危房，但毕竟还是夫子庙所在，骨架还不错，那些木柱都还硬朗，不知多少年过去了，居然还是不偏不倚、不腐不蠹，也没发现白蚁什么的，想必当初捐资人和工匠对“大成至圣文宣王”还是心怀敬畏之心的，不仅主材丝毫没有偷工减料，做工也称得上细密精良，回廊油漆虽然脱落了不少，但大殿里的横梁和斗拱图案底子基本完好。由于正殿高大，东西两厢房不少，虽说是简单维修，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在修缮过程中只能将那坍塌的屋面照老样子重新做了。据说给夫子庙维修时，镇里定过一个调子：确保学生上课安全无虞，教室里的设施条件维持现状，无须更换或添加。为了充分利用大成殿的空间，负责施工的技术员专门画了一张图，在大成殿里做了一个隔层和楼梯，楼下还是教师的集体办公室，楼上做了书记、镇长的办公室和干部单身宿舍，党委书记凤秋生和镇长马守珪领着几个单身汉就住在上面，倒也清雅自在。遇上周末，多半都是老凤形单影只独守在楼上，陪伴他的经常是屋檐下那一窝每年都记得回家的楼燕。别人觉得有些害怕，说有人看见过黄鼠狼上楼，还有人故意开玩笑说是狐仙，老凤反倒觉得这里有些仙风道骨，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场所。马镇长认为太过寒酸，全县没哪个乡镇领导还住在破庙里，心

里一直想建一栋办公楼，只不过钱是个大问题。老凤却说：“解放初期干群关系最好，那时政府机关大多在夫子庙里办公，夫子庙是老百姓心目中最为神圣公明的地方。”他又说：“办公楼可以建，稍微等一等再看机会。”镇长估计他已经另有想法，于是也不再提。

马守垚没有猜错，老凤的确是在等，等一个学校、办公楼和夫子庙各得其所的机会。因此，大成殿搭建二楼时，他连钉子、榫头都不准和老结构对接，更不要说破墙开窗，他再三言明任何有损古建筑的工艺一律严禁采用，这让施工队颇费周折。对老凤而言，夫子庙就像是捂在手里的长线股票，他断定早晚有一天必会大涨，不着急。

从大成殿楼上的气窗朝外看，大片的农田和水系尽收眼底，视野极为开阔。尤其是春季，随风飘来的都是新鲜的生命萌动的气息，甚至可以听见柳丝抽芽、梨树开花的声音，让人感到万物复苏的欣喜。每年到这个时节，凤秋生最喜欢早起，对着窗口深吸一口清凉的空气，然后下楼到周边油菜地里转转。一场春雨过后，不仅潮湿的地面又会透出许多新生的幼苗，连空中都会飘浮着带着孢子亟待落地发芽的花絮，眼里看到的，鼻腔里闻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清爽怡人。老凤脚踩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闻着夹杂着泥水和牛粪味的空气，感觉这些和油菜花一样，都散发着清香迷人的亲切感。他虽然是西北人，在老家经常多日难得一见雨水，江南春夏之交的梅雨季节是他最难受的日子，感觉到处黏糊糊湿漉漉的，空气都可以攥得出水来，但他却羡慕江南的田园风光和乡野情趣。马守垚经常见他一大早皮鞋上粘着油菜花瓣，便打趣道：“见花不采三分罪哦。”老凤没听懂，接茬儿说：“真的会醉人。”马守垚纠正道：“醉什么醉？是罪过。花为悦己者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开了那么好看，若没人采，就成了残花，岂不是暴殄天物，这算不算罪过？”老凤听了出来，骂了一句：“我日你个灰灰！尽胡说八道。这是油菜花，不是插在花瓶里的

观赏花卉，更不是你喜欢的那种路边野花。”马守垚见他听明白了，便和往常一样不怀好意地“嘿嘿”笑起来。

老凤骂人就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这句“我日你个灰灰”，马守垚有一次专门“请教”老凤，问这个“灰灰”是什么意思？老凤一脸茫然，说还真不知道。他从小听别人这样骂过，却从没想过是指什么东西。其实老凤刚来镇里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后来是被镇长他们拖下了水。说起来马守垚还一脸委屈，说“跟好学好，跟要饭的学讨”，老凤骂人不是出自自己门下，因为内容根本不是乡土教材。西北人说话常常习惯使用叠词，什么“花花”“回回”“手手”“苗苗”，像是小孩初学说话那样，喜欢重叠。最让人忍俊不禁，后来也成为经典的，是被马守垚经常说起的那句“环环”。那一次老凤从村里搞计划生育调研回来，问镇里计生专干：“为什么有人的环环出门就掉了？”那位女干部听得一头雾水。老凤急得比画说：“就是你们下面用的那个环环。”搞了半天，女干部笑得腰都直不起来，原来老凤说的是，有的育龄妇女明明刚上避孕环，没走几步就从裤腿里掉了下来。老凤不懂避孕环有直径大小之分，得经妇检后按照宫颈尺寸选择安放，环小了当然会掉，否则还要定期查环干什么？从那以后，“环环”就成了专用名词，也成了老凤的标志性方言。

(二)

凤秋生经常是大家视野里的焦点，一招一式都格外引人注目。宣传部的人说，老凤是个新闻人物，隔三岔五总会弄出点动静；组织部的人说，老凤是一个优点缺点都非常鲜明的性情中人，不像有些人，表面上看圣人似的，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其实就是参不透。

老凤虽说直率，却从来都是下棋看三步。马守垚说他鬼主意特

多，经常是屎壳郎滚驴粪蛋——一个接着一个，颇有诸葛遗风。有人说他习惯逆向思维，有人说他喜欢剑走偏锋，也有人说他追求标新立异。比方说前些年，他第一个提出免除农业税，当时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连县人大都把他叫去训斥一通，说他太离谱，皇粮国税自古有之，法律也明确规定这是农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你一个小小的乡镇书记怎么可以如此狂悖？很多人把这当作笑话传。结果县委罗书记力排众议，让他先行试点，搞得县人大还很有意见。事后不到两年，中央正式宣布免除农业税的政策，给了那些当初激烈反对此举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再比如，老凤用他的“市场营销哲学”指导农民，凡是报纸广播电视里报道当年走俏行销的农产品，他立刻通知各村来年务必压缩规模，反之则多种多养，居然屡试不爽。这些年万丰农民因此少吃了不少亏，都说他是市场的信号弹、风向标。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是古墓发掘那件事了。

万丰一带有一些普查初探认定但尚未发掘的古墓，对此，老凤没到万丰来时就已知道。当地墓主身份规格较高的墓地，都是一些占地面积比较大的高丘，当地人叫“高墩子”。老凤是历史系高才生，虽说算不上考古专家，但多少能沾一点边。他知道，万丰地处江南，地势低洼，湖泊密布，水源丰沛，不是一个可以选作帝王陵墓的地方，即便是山上，多挖几米即可见水，更不要说深埋。当年道光的慕陵曾依祖制选址东陵，结果连北方那样干涸的土地都因地宫渗水，将孝穆皇后棺木浸泡在水中而重新选址西陵，为此，负责选址勘验的礼部侍郎甘熙被杀头了。再说历史上在江南建都或流亡的君主，除了南宋和大明，也没其他更有价值的记载。官至宰相大学士一品的，亦是屈指可数。所以，当他听别人说，在万丰发现一个“高墩子”，下面很可能是南北朝皇陵时，感觉像是天方夜谭，怎么分析都无法成立。他为此专门回家了一趟，足足花了半天时间，从一大堆旧书里把自己大学

时期的笔记本找出来，认真又看了一遍，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

但老凤就是不出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坚信自有专家定论。自己既不是文物局的，又不是学考古的，没必要班门弄斧惹得人家抬杠。二是他另有想法。老凤从不做蚀本的买卖，一旦他热络起来，必定是有便宜可占。

那个“高墩子”离镇子很近。一开始是农民在自家菜地里无意中挖到了几个半瓷半陶的器皿，后来又挖出了几个，不敢再轻举妄动，便报告了镇里，镇里很快就通知了县文物所。县里马不停蹄到了现场，认为那一堆古陶和几个青铜器很有些说法，便封锁了那一片农田。文物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是个年轻的文物考古专业大学生，一时间兴奋得不知所措，特别是当他在一堆出土文物中居然发现了钱范（古代铸钱的模具）和一块玉玺时，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副所长立即向县委宣传部部长做了汇报，断定极有可能就是南北朝时期的某个皇陵。那位部长刚从市里空降落地不久，也是一个很会来事的人，他知道，一旦此推断成立，文章可就大了。这年头，手快打手慢，别说有可能，一些景点无中生有，水货还不是照样打败了行货？先入沙门为长老，抓紧时间炒热才是王道。于是，他指示县文物所配合县委宣传部，立即拿出一个就地建设“中国魏晋王朝历史博物馆”的方案。县国土局不敢怠慢，打破了发掘古墓不需征地的常规，“特事特办”，迅速从其他已批的用地计划里调剂出几十亩指标，专项用于博物馆征地。

老凤非常清楚，“魏晋南北朝”虽说寥寥五个字，却包含了若干个朝代和封建割据的小国，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复杂的一个时期。万丰地处吴头楚尾，但老凤查阅县志时，未见重大事件的记载，近几十年周边的考古发掘，其他“高墩子”也没有期望中的突破。最为关键的是，老凤曾看过一个水文志资料，志书显示，万丰在西汉时大部分还